

第一章 傲嬌的王爺

大周文武百官，甚至市井小民，皆知當今皇上最寵愛的並非後宮的環肥燕瘦，而是最小的弟弟——英親王周璿尹。

莫以為這是笑話，皇上對英親王的寵愛有目共睹——英親王帶著一萬鐵騎逼北燕大軍退出北門關五十里外，皇上為此大赦天下；英親王生病發熱，皇上親自侍候湯藥；英親王遭到暗殺，皇上不眠不休守在其身邊三日三夜……不過，皇上再寵愛英親王，卻不曾插手他的親事。

英親王成親兩次，皆是太后賜婚，說白了，皇上捨不得英親王娶個不喜歡的女人，因此不願硬塞女人給他，但位高權重的英親王又怎能孤家寡人一個！因此操心他親事的就成了太后。

可是，今日皇上卻下了聖旨賜婚，指的還是一個沒落國公府養在鄉下的女兒，瞬間，整個京城沸騰了，皇上腦子燒壞了嗎？酒樓茶館、大街小巷，眾人議論紛紛，各種臆測，傾倒罄竭，而結論最終導向一個——皇上終於厭棄英親王了嗎？

眾人一致為英親王默哀，但也未見一人羨慕那位沒落國公府養在鄉下的女兒，因為英親王惡名昭彰，成了兩次親，剝死了兩任妻子，還害慘了許多太后看上的第三任王妃候選人。總之，人人皆有共識——英親王的命太硬了，若非那種大難不死的命，只怕沒本事為他生兒育女。

此時，人人口中英雄般卻又令人膽顫害怕的英親王，正坐在床上接皇上親自上門頒布的賜婚聖旨。

許久，周璿尹終於從牙縫中擠出一句話，「這是從哪兒蹦出來的女人？」

「這是母后打聽來的。」周璿灝此刻絕不是權力頂天的帝王，溫柔有耐性的口吻簡直像在哄女兒似的。

「母后從哪兒打聽來的？」母后不是笨蛋，但是嚴重缺乏識人的本事。

「朕倒沒仔細追問，不過，平日圍在母后身邊的就那幾個嬪妃。」

「母后看上哪家姑娘，皇兄不是應該先向臣弟透露嗎？」

「這一次母后有備而來，事先防得很緊密，直接逼朕下聖旨賜婚。」

「母后要皇兄賜婚，皇兄就賜婚嗎？」當皇帝的怎能如此沒骨氣？

雖然早習慣英親王沒將任何人放在眼裡的無禮之姿，幾個在一旁聽著的下人還是恨不得將自個兒縮到好似不存在。王爺，好歹給皇上面子，這種沒大沒小的口氣真教人心驚肉跳。

「母后哭哭啼啼的，朕還以為天要塌了。」

「皇兄頂著，天不會塌下來。」

周璿灝嘿嘿一笑，「你不是想找個機會出京一趟嗎？成國公府的大姑娘從小養在岐縣，你正好可以藉著打探她的名義出京。」

頓了一下，周璿尹微微挑起眉，「皇兄不是不相信臣弟嗎？」

「朕不是不相信，只是，你很可能看錯了。」在眾人面前跌落山崖死掉的人，怎可能又活過來？當然，若是精心預謀，也不是不可能，可是，那日上天雲山狩獵乃他心血來潮之舉，非計劃中之事。

「皇兄忘了臣弟記性最好嗎？不過是消失三年，臣弟還是可以一眼就認出來。」正因如此，周璿灝一直耿耿於懷。在外人看來，尹兒是蠻橫無禮、手段粗暴的武將，可事實上，他心思細膩、處事謹慎。

「當時暗殺你的刺客蒙著臉，難保你不會看錯了。」周璿灝稱得上是個胸襟寬闊的帝王，可是要接受自個兒遭人算計還毫無所覺，確實太為難了。

「臣弟不會看錯。」他豈會不明白皇兄的心情？皇兄是手握生殺大權的帝王，遭人算計已是奇恥大辱，更別說當初他沒有給大皇子辯解的機會，就將大皇子以意圖謀害三皇子的罪名圈禁，從此形同廢人，這教他情何以堪？不過，皇兄終究是一個賢明的君王，時時將黎民社稷放在心上，要不，這會兒也不會答應讓他查明真相。

「你如此堅持，若是朕不給你機會證實，你豈不是要罵朕昏君？」

「皇兄最英明了，臣弟豈會罵皇兄昏君？」

周璿灝沒好氣地撇嘴，「朕給你機會出京，你就誇朕英明。」

哪壺不開提哪壺，周璿尹的火氣又來了，「皇兄有很多理由可以讓臣弟出京，何必非要下聖旨賜婚？」

「你自個兒說，京城還有哪位姑娘沒遭你嫌棄？如花似玉的，你嫌棄柔弱嬌貴；聰明絕頂的，你嫌棄工於心計；深具才情的，你嫌棄刻板無趣……難怪母后要說，管她長得是圓是扁，西施還是東施，只要大難不死，生命堅韌如雜草，直接下聖旨塞給你就好了。」

幾個旁聽的下人真想給太后拍拍手，沒錯，英親王這種不知好歹的人，就該直接塞個女人給他，最好還是個麻子臉，嚇得他連一句話都擠不出來——單是想像這個畫面，就教人充滿期待。

「若她是個白痴呢？」

「你應該有方法對付她吧。」想到那些被母后看上的名門千金，她們的下場一個比一個還難看，周璿灝只擔心成國公養在岐縣的女兒，至於周璿尹喜歡與否，這從來不是問題。

周璿尹沉默。他何必浪費口舌呢？此事他也不知道說了多少回，母后看上的那些名門千金鬧笑話出醜，不全是他搞出來的鬼，可是沒有人相信。

「你想如何就如何，朕只要你凡事當心，別以為你有本事殺了北燕第一勇士，你就是天下無敵，誰也動不了你一根寒毛。朕不想再見到你受傷了，知道嗎？」

又來了，老當他是小孩子，忘了他都二十四了，不過……周璿尹彆扭地道：「放心，他們不會再輕易出手。」他懷疑那日行刺的死士目的在測試，而非取他性命，至於測試什麼，也許是想看看他有多大的能耐。

一年前他領著大周鐵騎戰勝北燕最厲害的胡狼軍，其實算是僥倖，因為北燕並不知道大周有擅於馬上作戰的軍隊，而且他也非打敗對手才爬上鐵騎將軍的位置，所以對於他的實力，誰都說不準，因此他難得出京巡防，當然有人會按捺不住動手試探他。

「朕說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你如何說？忠臣變成逆賊，不過是一念之間。一

個月之前，你可曾想過有人敢刺殺你？」

「知道了，臣弟會當心。」

「你趕緊出發，這幾日成國公府就會派人去岐縣接人。」

「臣弟還未見到人之前，豈容他們將人接走。」不過，周璿尹還是下了床。

養了一個月的身子，小病都養成大病了，可是，為能使他看起來不堪一擊，他也只能忍著當病人……若非如此，母后豈有機會弄到賜婚的聖旨？好吧，母后再不長腦子，也不至於在他的親事上犯糊塗，勢必派人查探過了，他就去瞧瞧吧。

岐縣張家村外的路旁，有一座與此處窮酸景象截然不同的八角亭，修得極其寬敞舒適。路過此處的客旅深感不解，而岐縣百姓卻是人人皆知，這是因為每月初一楚大夫都會在此為窮苦的百姓義診，岐縣百姓深受感動，便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，將原來的草棚修建成如今的八角亭。

思兒跳下八角亭，抬頭看著灰濛濛的天色，扯著嗓門道：「小姐，待會兒恐怕要下雨了，我們還是趕緊回去，應該不會再有人來這兒尋你看病。」

楚意寧忙著看邸報，沒空理她。

「若是有人得了急症，自然會上村子尋小姐，我們還是先回去吧。」思兒退回亭子，懊惱地伸手擋住邸報，「小姐，這玩意兒如此好看嗎？」

「好看啊，要不，當官的為何要看？」

「……小姐又不當官。」她差點被小姐騙了。

「若是下雨，方嬤嬤一定會讓采兒送傘過來。」楚意寧不甚在意的道。

她在此義診，起初是迫於無奈，師傅在，誰願意找她這個徒兒看病？況且她還是個女娃兒……當時，她第一次感受到生活在這個時代的無力感，不禁舉頭問天，為何讓她穿越來此？但不管如何，路是人走出來的，於是她義診，沒錢看病的人果然尋來了，名聲漸漸傳出去，最後，連養在深閨的千金小姐都來找她看病，終於讓她擺脫靠師傅才能接觸病患的局面。果然做好事絕對不會毫無收穫，從此，她固定每月初一在此義診。

「是啊，可是回去又要挨罵了。」

這時，一陣馬蹄聲響起，思兒立馬護到楚意寧身邊，緊盯著已經奔至亭子前方的三人三騎。

黑衣勁裝的三名男子同時翻身下馬，看著立於村子口，上面寫著「張家村」的木板。

「思兒，他們不是賊。」盯著人家不放，人家還能對她們視而不見嗎？

思兒連忙將視線收回來，低聲提醒，「小姐，他們身上有殺氣。」

楚意寧目光一沉。

思兒原是生活在靠近南楚的陳家村，以種植草藥為生。當時南楚與大周關係緊張，戰爭一觸即發，南楚物資缺乏，便盯上陳家村的草藥，一夜，派軍潛入陳家村，陳家村瞬間血流成河。村子有幾名孩子被大人藏起來，順利逃過一劫，卻從

此顛沛流離。

他們一路行乞北走，想尋棲身之處，卻發現普天之下竟無處容身，後來他們之中最小且是唯一的女娃兒——思兒病了，求到岐縣最大的醫館，不過沒有銀子，連醫館的門都進不去，正好遇見送藥材去醫館的她，於是她出手相救，思兒不但成了她在大周的第一個病人，最後還和幾位「哥哥」留下來跟著她。

總之，行乞的歲月讓思兒練出一雙火眼金睛，能夠準確捕捉對方身上的氣息，即使對方藏得很深。就像現在，她能看出這三個人武功不錯，氣質也很不錯，應該出身很好，尤其領頭那一位，高傲得不可一世……當然，她也看得出殺氣。

「視而不見。」楚意寧再度低頭看邸報。

思兒很想跟小姐一樣瀟灑，可是一見到三名男子繫好馬兒，只有一名步行進入張家村，其他兩位轉身往亭子而來，不自覺就繃緊神經。

周璿尹完全無視於亭子裡的一主一僕，待周峻在石椅上鋪了皮毛，他坐下來，發現坐著的女子在看邸報時，這才讓他正眼看過去。

楚意寧抬頭看向揚起眉的他，再看著他屁股下面的皮毛，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反應是好。出門在外，派頭擺得如此大，有必要嗎？

周璿尹抬起下巴，一副「大爺我就是喜歡，不行嗎」的模樣。

楚意寧唇角抽動了一下，顯然在說：行行行，你高興就好。

不過，周璿尹顯然還是不滿意，繼續用眼神控訴她：沒見識的丫頭！

楚意寧不服輸地再用眼神回他：是啊，我就是沒見識，與你何干？

雖然兩人自始至終不發一語，可是煙硝味瀰漫，身邊的人都感受到了，目光不時在兩人之間來回穿梭。

此時，一輛牛車好像發瘋似地衝過來，還未到亭子，就見牛車上的人揮手道：「楚大夫，我娘一早突然昏倒，不醒人事。」

「思兒，我們走。」楚意寧收起邸報站起身，快步出了亭子。

思兒隨手拿起石桌上的藥箱跟過去，兩人一前一後跳上牛車，轉眼之間，牛車已經從來時的路上消失在八角亭能見的視線外。

周璿尹怔了許久，終於擠出聲音，「那個村姑竟然是個大夫！」

村姑？！周峻眼角跳了一下，人家明明貌若天仙，怎麼會是村姑。「應該是借醫行騙的鈴醫吧。」

鈴醫的醫術大多來自師傅口授，每每有獨到之處，當然，其中混雜幾個略懂皮毛便借醫行騙的人實屬難免。周峻當然不會多嘴跟主子爭辯鈴醫的問題，主子豈會不知？無論鈴醫還是御醫，在主子看來都一樣，主子只是沒想到那位姑娘有本事……主子性格是彆扭了點，可是單憑一眼就將人家貶得如此卑微，這是不曾有過的。

「沒錯，那個村姑絕對是個騙子！」

主子真的太反常了，周峻不自覺就脫口開了一句玩笑，「主子看上她了嗎？」

周璿尹冷眼一掃，周峻縮了一下脖子，做了一個將嘴巴縫合起來的動作。

頓了一下，周璿尹忍無可忍地問：「本大爺看起來如何？」

「主子一如往常地尊貴迷人。」這是實話，不過主子實在太小氣了，總是不願意給人家一個正眼，更別說笑一個了。

「那個村姑自始至終未曾正眼看本大爺，她眼睛瞎了嗎？」

主子是不是太在意那位姑娘了？「鄉下丫頭看不懂主子的尊貴迷人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鄉下丫頭不值得主子計較。」

「這倒是。」周璿尹的臉色還是很難看，村姑一個，竟敢對他不屑……雖然她有眼無珠，看不出來他身分尊貴，但是，他從頭到腳都比她尊貴好嗎！

周峻默默祈求老天爺讓周嶺趕緊回來，要不，他真擔心主子越想越氣，最後惱羞成怒，直接下達命令將那位村姑找出來教導一番。

念頭一轉，周嶺真的回來了。

「主子，我找到成國公府的莊子了。」

周璿尹終於將那女子逐出腦海，「見到人了？」

「沒有，門戶關得很緊，我又不能曝露身分，便不敢上門驚擾。」

「左鄰右舍如何說？」

「我一提到成國公府的姑娘，眾人紛紛閉口，若非有幾個野孩子貪圖我手上的銅錢，將位置告訴我，我還真找不到成國公府的莊子。」略微一頓，周嶺忍不住想要罵人，「成國公真是太不像話了，竟然將女兒送到如此偏僻的莊子。」

周璿尹微皺著眉，「夜裡再來打探好了。」

「我也以為如此更好，說不定夜裡可以看得更仔細。」

是啊，夜裡總能將人逼出原形，關起門來，再醜陋的事也不稀奇，不過，他可不願意未過門的妻子粗鄙不堪。雖然聖旨也不能逼他成親，可他的親事已將京城搞得烏煙瘴氣，這一次若是再不成，母后肯定日日纏著他哭天喊地。總之，成國公府這位姑娘只要不是不堪入目，至少他可以勉為其難將人娶回去，而她能否坐穩英親王妃的位置，這就與他無關了。

打開門，探頭看一眼，沒有，再縮回來，關上門——采兒不記得這麼做是第幾次了，不過一個時辰，她覺得自個兒已經老了好幾歲……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她不懂，總之，小姐就是這麼說的。

見狀，方嬤嬤忍不住嘀咕，「不是教妳盯緊小姐嗎？這幾日京裡就會派人過來接小姐，可不能讓京裡的人知道小姐不但拜師習醫，還四處行醫。」

采兒沒好氣地撇嘴道：「說要來接人，可是過了十日還沒見到人影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來。」

方嬤嬤皺起眉頭，「不可胡言亂語，應該是有什麼事擔擋了。」

采兒輕哼了一聲，「這擔擋得也未免太久了吧。」還好小姐不當一回事，說等京裡的人來了再收拾箱籠，要不，早早收拾東西等著人家來接，卻遲遲等不到人，看起來真是笨死了一——小姐的道理聽起來很怪，但是深得她心。

「小姐心胸寬厚，不拘小節，可成國公府裡各個都有好幾個心眼，妳去了那兒可不能再逞口舌之快。」

「我娘早就嘮叨過了，嬤嬤就饒了我吧。」采兒做了一個鬼臉。

采兒的娘如娘原是成國公夫人的大丫鬟，後來離開國公府嫁人，生下了女兒采兒。當時，成國公夫人正為剛出生的女兒尋找奶娘，得知如娘日子不好過，便找上她，甚至還同意她將女兒養在身邊。三個月後，一位高人路過成國公府時巧遇成國公，受邀進府為國公府的子嗣算命，沒想到國公爺的嫡女被高人斷言活不過十歲。成國公原就重男輕女，當然不願意花銀子養個毫無價值的閨女，便要求妻子將孩子送到岐縣的莊子。成國公夫人原想跟著女兒來岐縣，可是放不下三歲的兒子，最後只能將女兒託給自個兒的奶娘，同時請求如娘一家人跟過來照顧女兒。

「我也是擔心，不知道府裡會派誰過來接小姐，小姐好不容易可以回京，可不能出什麼差錯。」方嬤嬤憂心道。

十歲那一年，小姐不小心掉落河裡，病得奄奄一息，眼看就要一命嗚呼，彷彿真的應了高人所言，誰知，三個月後小姐奇蹟似地好了。不過，因為夫人病了，自顧不暇，而國公爺好像忘了小姐似的，根本沒有派人來接小姐回去的意思，要不是這次皇上下旨賜婚，小姐也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去。

「嬤嬤不是不清楚小姐，小姐想做什麼，豈是我能左右？」采兒很無奈。

是啊，自從四年前小姐大病醒來之後，就脫胎換骨變了一個人，主意大得很，也是從那時候開始，小姐看醫書，上山採草藥，自個兒炮製藥材拿去醫館販售，從而大大改善了他們的生活，後來小姐幫了落難至此的秦御醫，救了秦御醫的小廝，秦御醫便收小姐為徒。習了醫術後，小姐不僅跟秦御醫四處行醫，還與藥鋪合作，賣起藥茶，最後索性自個兒種草藥，還有種花做花茶，一年前甚至開了一間賣花茶的鋪子，交給她爹娘和陳家村那幾個孩子打點。

這一切彷彿一場夢，她真擔心突然夢醒，小姐又變回那個沉默寡言，好像聽不見外面聲音的傻子。

說真格的，她至今還是想不明白小姐為何有如此驚人的轉變，娘教小姐識字時，小姐總是學不會，一病醒來，讀書練字卻突然比做女紅還熟稔……可是，何必非要弄得明明白白？重要的是小姐的日子越過越好，還能照顧他們這些人。

「無論如何，明日開始，妳寸步不離跟著小姐，不准小姐出門。」

「若只有小姐，我總能想到法子纏著小姐不放，可是，還有思兒那個野丫頭。」提及思兒，方嬤嬤就頭疼，這丫頭聰明機靈，堪稱小姐的好幫手，可惜太野了。這時，她們期待已久的敲門聲終於響起了，采兒立馬衝到門邊，準備開門。

「慢著，待會兒在小姐面前要板著臉，別嘻嘻哈哈。」方嬤嬤交代道。

采兒覺得板著臉對付小姐也沒用，不過，她還是點點頭，然後打開門。

「采兒姊姊，小姐給妳買了灌糖香，可以分我一點嗎？」思兒的反應真的是一等一的機靈，賄賂的禮物搶在對方開口前先遞到采兒面前。

采兒最喜歡灌糖香了，將方嬤嬤的交代瞬間拋到腦後，笑得無比燦爛，「姊姊我最大方了，分妳一半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思兒歡喜地推著采兒去一旁分食灌糖香。

方嬪嬪唇角抽動了一下，沒出息的丫頭，一包灌糖香就將她打發了。

嘆了口氣，方嬪嬪只好自個兒嘮叨了起來，「昨日是初一，小姐要義診，嬪嬪我不敢阻止，若非村民相助，我們如何安居在此十幾年？可是今日，妳實在不該再偷溜進城為人看病，我們不缺銀子。」

「嬪嬪，離開之前，我總要去看一下孫老夫人。」孫老夫人可是第一個願意給她看病的貴夫人，禮貌上，她原就應該過去關心一下，何況人家過來請她。

「嬪嬪明白小姐的心情，既然有一身醫術，豈能對尋上門的病人置之不理，可是，絕對不能讓成國公府的人知道小姐行醫。」

楚意寧無意讓成國公府的人知道自個兒是醫者，倒不是因為這個時代的大夫身分不高，而是沒必要，也省得有人藉此大作文章，不過，她卻道：「知道又如何，難道他們就不接我回京了嗎？」

方嬪嬪一時怔住了。

「他們決定接我回京，不就是因為皇上賜婚，他們不得不嗎？可是，皇上為何挑上我？英親王位高權重，就是長相不佳，也是京中貴女屬意的夫君人選，結果卻是我這個自幼養在鄉下的人搶下英親王妃的位置，這說明什麼？這位英親王肯定有問題。」楚意寧向來很實際。

再不濟，英親王也該挑選自幼嬌養在府裡的姑娘。當然，單看成國公這一房，她是唯一的嫡女，不娶她，只能娶庶女……那問題就更大了，以此來看，如今成國公府怕只是個上不了檯面的不入流權貴……她從何得知？這是因為真正的權貴之家不會做出將嫡女養在鄉下這種蠢事。

所以，非選個不入流權貴家的女兒為妃，就算是養在偏鄉的也沒關係，這英親王肯定大有問題。

方嬪嬪說不出話來，確實如此，英親王可是皇上最疼寵的弟弟，身分何其尊貴，皇上怎可能指婚指到小姐頭上？況且，國公爺都遺忘了的女兒，皇上又是如何得知小姐的存在？英親王若是好姻緣，只怕早就落在林姨娘所生的女兒身上了，絕不會輪到小姐。

「嬪嬪，我們一定要回京城，但是如何回去，這可不能順他們的心。」

聞言，方嬪嬪憂慮地皺眉，「小姐這是何意？」

「放心，我有分寸。」雖然她不是原主，但是原主受的委屈不能不討回來。

「小姐可不能亂來。」方嬪嬪不相信她的分寸。小姐並非莽撞之人，但是膽子大得很，爬樹不稀奇，翻牆不稀奇，更別說行醫時看男人的身子，總之，小姐的分寸與常人不同。

「我知道，我不是一個人，還有你們。」上一世，她出生在中醫世家，從她識字開始，父親就將她扔進藥材堆，教她自個兒想法子認清楚藥材，因此她自幼養成獨立的性格。直至穿越來此，她的思維才從獨立個體轉成一群人，不是她吃飽穿暖就夠了，後面還有一群人要照顧，因此她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免得害死別人。

方嬪嬪終於安心了，小姐就是這一點好，侍候的人對她而言如同親人，且遇到事情時，她總是站在最前面，將其他的人護在身後。

「嬪嬪，師傅大約申時會過來，師傅喜歡暖鍋，我們今晚就來圍爐！累了一個早上，我去歇會兒。」楚意寧打了一個哈欠，趕緊溜回房裡補眠。

莊子外，周璿尹已經在外觀望許久，卻遲遲沒有動作。

他不是沒見過破舊不堪的莊子，可是，好歹是國公府的莊子，這是不是太不像話了？周璿尹轉頭看著周嶺，「你是不是弄錯了？她真的住在這個莊子？」

周嶺小心翼翼地點點頭，「那些孩子應該不會騙我。」

頓了一下，周璿尹強忍著暴跳如雷的衝動，「成國公府很窮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成國公府是否很窮，不過，這是成國公名下最破舊的莊子，其他倒不會。」原本五日前他們就應該夜探莊子，可是那一夜突然下起大雨，此事就擱置下來。他想到這個莊子實在破舊，便飛鴿傳書回京，讓人打聽國公府其他莊子的情況，沒想到，除了眼前這個莊子，其他莊子皆有良田美景。

眉一挑，周璿尹的火氣顯然上來了，「你是說，成國公將本王未過門的王妃丟在最破舊的莊子？」

「若是成國公知道皇上會為嫡女賜婚，絕對不會將她丟在如此破舊的莊子。」周嶺不自覺往旁邊悄悄移了一大步，深怕某人控制不住火氣，不小心燙著他了。

「她真的是成國公的女兒？」

周嶺明白主子的意思，哪有人家會如此對待自個兒的女兒？若是庶女，也許還有，可是，這是嫡女，還是唯一的嫡女。周嶺解釋道：「據說，未來的王妃出生時身子不好，成國公請了高人為她算命，高人斷言她活不過十歲，成國公便將她送來這兒，大概覺得在這兒還有養活的機會吧。」

周璿尹終於搞清楚了，原來皇兄說的「大難不死，堅韌如雜草」是這麼一回事。不過，他有一點不明白，「她如今都十四歲了，不是嗎？」換言之，她早就破了那位高人的預言，成國公為何沒有將人接回去？

「……成國公太忙了，因此拖延至今還未將人接回去。」

「成國公不是在禮部混嗎？」周璿尹唇角抽動了一下，「本王記得他很閒。」

周嶺乾笑了幾聲，「主子真是好記性。」

「當然，本王可不想遭人矇騙。」周璿尹別有用意的斜睨了一眼。

周嶺覺得好無辜，若他火上加油指責成國公的不是，主子豈不是要發飆了嗎？

「一出生就送到這兒，只怕被養廢了。」周璿尹不在意成國公如何養女兒，只關心未過門的妻子會不會逼他出手毀了這門親事。

「要不要我先去打探一下？」

「不必了，本王可沒有那麼多閒功夫耗在這兒。」若非這是他出京的名義，待人回京再看就好了。

「時候不早了，還是趕緊進去瞧瞧吧。」

周璿尹點了點頭，隨即甩出一條牛筋做的繩索，拉著繩索躍上莊子內牆邊的一棵栗子樹，周嶺也跟著甩出繩索緊隨在後。

莊內。

「小姐是不是很喜歡賞月？」思兒一直想不明白，為何小姐每日都要坐在廊上賞月？有時候月兒藏起來不見人，小姐還是很堅持出來等。

楚意寧並非喜歡賞月，而是想藉著賞月這件事思念前世的父母。甩去腦中思緒，她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你知道嗎？小時候我以為每個地方的月亮長得都不一樣，不知道月亮只有一個，是因為太陽的關係才有不同的月相。」

思兒有聽沒有懂，不過，這不是她關心的事，如今他們最掛念小姐的親事。

「小姐真的要嫁給英親王嗎？」

「能夠不嫁嗎？」

「小姐不想嫁，一定有法子不嫁。」

「妳對我還真有信心。」

「小姐最厲害了，我還不曾見過有什麼事難得倒小姐。」思兒發自內心崇拜小姐。雖然她從來沒有神力女超人的自知，可是在別人眼中她竟如此了不起，還是教楚意寧忍不住屁股翹起來……不是，是雙腳翹起來，因為她的屁股坐著。

「我哪有如妳所言如此能幹？其實，我也經常束手無策。」可是，她神采飛揚、嘴角上翹，看來十分滿意思兒的稱讚，完全不符合她想表現出來的謙虛。

這一次，思兒的神情非常嚴肅，不是閒聊，是很認真地想知道主子有何打算，「雖然皇上賜婚，不能不嫁，可是若能不嫁，小姐要嫁嗎？」

唇角一抽，楚意寧微微挑起眉，「妳剛剛還說，我不想嫁，一定有法子不嫁。」

「是啊，可是小姐有這麼多人要照顧，沒法子隨心所欲溜之大吉。」雖然是因為小姐對她有救命之恩，她和陳家村的幾位哥哥才會跟著小姐，可是若非小姐重情重義，他們也不會忠心耿耿地聽命於小姐。

「十個人而已，我還會帶不走嗎？攜家帶眷從來不是問題，重點在銀子，我的小庫房太單薄了。」楚意寧自認為很務實，沒有銀子，可謂寸步難行，況且抗旨是要殺頭的，不能一邊逃命一邊賺錢，需要更多銀子才行。

「若能不嫁，小姐究竟要不要嫁英親王？」思兒可沒有忘了最重要的問題。

「這還用得著問嗎？妳不是說英親王性情殘暴嗎？」言下之意，嫁過去根本是自尋死路，她又不是傻子。

「鎮上的人確實是這麼說的，可是小姐不也說過，謠言不可盡信嗎？」

「……是啊，不過，我還是不想嫁給他。」楚意寧直言道。

「這是為何？」

楚意寧發出欲嘔的聲音，「太髒了。」

「嘎？」

「後院養了一大堆女人，這不是很髒嗎？」

愣怔了下，思兒虛心求教，「我不懂小姐的意思。」

「一堆女人共用一個男人，妳不覺得很髒嗎？」她曾聽過有人如此形容男人——男人就像牙刷，很貼切不是嗎？別說真跟別人共用，單是想像，就覺得噁心。思兒實在不曉得要如何反應是好，雖然早知道小姐偶爾會說出驚人之語，可是有時候，還是教她理解不了。

「妳也知道我最愛乾淨了，一日不淨身就受不了，教我跟一群女人搶著一個髒兮兮的男人，這是要逼瘋我嗎？」

思兒還真不知道要回答什麼，而某個坐在栗子樹上的男人更是深受打擊，俊顏嚴重扭曲，很想撲過去咬人。

村姑竟然是他未過門的妻子，這個刺激夠大了，沒想到還嫌棄他髒兮兮！他哪兒髒兮兮？他也很愛乾淨，不是妻子，他絕對不碰……不對，就是妻子，他也是迫於無奈才沾手的好嗎。

這個村姑是不是腦子燒壞了？他是什麼身分，她又是什麼身分，能夠嫁給他，是她三生有幸，她有什麼資格嫌棄他！

另一邊周嶺恨不得將自個兒縮得不見蹤影，為何讓他聽見如此私密的話？他不願意讓主子惦記上，沒事就拿他練身手，這不是教他生不如死。不過，未來的王妃不但沒有被養廢，還口齒伶俐，這倒是可喜可賀，當然，若她不要一直嫌棄主子，就更好了。

「這個村姑……本王總有一日會被她氣死！」周璿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忍下撕咬某人的欲望，也許是月色下這幅畫面太美好了，讓他咬牙切齒的同時，又生出一股莫名的祥和感。

村姑……為何主子會這麼叫未來王妃？周嶺苦思了半晌，搖搖頭，不重要，倒是王妃的前途令人憂心忡忡，可以將主子氣成這樣，主子不知道會如何惡整她……也許情況沒有這麼糟糕，這位王妃看起來應該不是很好對付的人。

拉弓，射箭，正中紅心——這對周璿尹而言，就如同品茗一般優雅，如今卻充滿了殺氣，好像那個紅心是某人，他要將她狠狠射穿了！

「主子怎麼了？」周峻拉著周嶺小聲地問。昨日周嶺陪主子夜探未來王妃，想必發生了什麼事，要不，為何主子一早就暴跳如雷？

「被嫌棄了。」周嶺自認為是在陳述事實，可是卻藏不住內心深處那絲幸災樂禍。這一次太后為王爺選了一個好王妃，往後英親王府應該生機勃勃。

「被嫌棄了？」周峻以為他在開玩笑，不要命了，誰敢嫌棄英親王？就是皇上，在英親王面前也不敢擺架子，大周最囂張的人物莫過於自家主子了。

「對，未來的親王妃。」

頓了一下，周峻可以理解地道：「死了兩個親王妃，王爺就不太受歡迎了。」

周嶺送上一個白眼，「王爺真要看上哪家姑娘，誰不搶著嫁？那些權貴之家不過是故意裝模作樣。」

周峻想想也對，不說身分地位，單論那一張臉、挺拔的身姿，就已經迷倒京中一

大群姑娘，可是，王爺為何會落得眾家姑娘避之唯恐不及的境界呢？這其中絕大部分是王爺自個兒的手筆，王爺最討厭人家硬塞女人進府，過去已經按著太后的意思娶過兩任王妃，夠了；另外一部分是與王爺過不去的人所為，至於是誰，沒有證據，可不能亂說。總之，王爺真有心求娶哪家姑娘，人家可高興了。

「成國公的嫡女自幼養在鄉下，沒見識，不清楚王爺在大周的地位，回到京城之後，她就知道自己何其有幸，倒是王爺，應該看不上她吧。」

「不知道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人家看不上王爺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周峻好像受到嚴重驚嚇，瞪大眼睛。

「她看不上本王？！」周璿尹突然走到周嶺面前，嚇得周嶺和周峻動也不敢動一下，他視若無睹，自顧自地接著道：「她憑什麼看不上本王？本王還看不上她這個村姑。」

周峻驚愕的瞪大眼睛，「未來的王妃是村外見到的那位村姑？」

周嶺終於明白了，難怪主子見到王妃的時候會這麼說。那日周峻提及一位不可思議的女大夫，還偷偷嘲笑王爺沒氣度，竟然說人家是村姑……他突然有一種感覺，前途令人憂心忡忡的不是未來的王妃，而是這位彆扭的王爺。

「她根本沒資格看不上本王，是本王看不上她。」

兩人很有默契地用力點頭，「是啊，是王爺看不上她。」

「這像話嗎？」

「不像話。」雖然他們一致認為主子在自言自語，並非詢問他們，但他們很清楚要拍好主子的馬屁，主子最不能容忍人家對他視而不見，因為，這是他專屬的權力。

「是本王不想娶她，不是她不想嫁給本王。」

「是是是，當然如此。」兩人不意識互看一眼，這次主子受到的打擊真的很大。周璿尹倨傲地抬起下巴，「她自幼養在這種窮酸落魄的地方，根本不清楚本王的身份有多麼尊貴，待她回到京城，她就知道能夠嫁給本王根本是三生有幸！」他們應該繼續拍馬屁，可是，有個念頭卻同時閃過兩人腦海——真的能夠如主子所願嗎？兩人都還沒正式交鋒，主子就被氣得快失控了，若是真的交戰……可以確定的是，未來王妃絕非沒見識的村姑。

周璿尹似乎已經看見村姑變成哈巴狗搖著尾巴的樣子，哈哈哈地笑了，周嶺和周峻見了更擔憂了，主子會不會樂極生悲？

「主子心情真好！」周河是來無影去無蹤的暗衛，不過，這是對一般人而言，在這武功高強的三位面前，他很難不被發現，可是這會兒不出聲，不知道他們還會忽視他多久。

嚇！周嶺和周峻見鬼似地瞪大眼睛，這個傢伙何時來的？

「你們很忙。」周河安慰道，儘管他這個大活人已站在一旁許久。

周璿尹也發現周河了，轉眼又恢復驕傲高貴的模樣，「成國公府派出來的人到了？」

周河搖搖頭，「出了通州，馬兒被炮竹驚嚇到，撞了樹，只好又返回成國公府。」

周璿尹唇角一抽，「這是第三次了吧，成國公府的馬兒都如此不經嚇嗎？」
若非主子找麻煩，成國公府的馬兒會如此不經嚇？周河可不會實話實說找罵挨。
「成國公的腦子是不是壞了？竟敢隨隨便便派輛馬車去接本王的王妃！」周璿尹越說火氣越大。

雖然周河也覺得成國公太不識相了，就算看不上養在鄉下的女兒，但至少看在王爺的面子上，也該花點心思侍候，隨隨便便派個奴才來接人，受到一丁點驚嚇就六神無主地往回走，如何接得到人？不過，主子是不是搞錯了？這位王妃不是還未過門嗎？他看著其他兩位，沒想到他們一點反應也沒有，好像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，難道他錯過了什麼？

「要不，派人去提醒一下成國公？」周嶺提議道。
周璿尹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，「這種事用得著本王提醒嗎！」
誰知道王爺對未過門的王妃會如此上心？他們三人只能腹誹，可不敢說出來。
周璿尹冷哼一聲，「若他還繼續怠慢本王的王妃，他就別想接到人。」

不會吧，主子還要繼續玩下去？周河一張臉垮了下來。

「主子已經離京好些日子了，該回去了。」周嶺提醒道。
「你怎麼跟皇兄一樣嘮叨。」
「王爺忘了嗎？不久前，王爺才因為遭人暗殺而足足休養了一個月，因此這一趟出來，皇上特別交代，沒事趕緊回去。」
「本王要親自盯著王妃回京。」
「什麼？！」三個人同時驚叫出聲。
「做戲要做足，懂嗎？」

不懂，出京時，主子一直嘮叨著要將某人的產業查個底朝天，找出應該三年前就跌落山崖死掉的人，至於未過門的王妃，瞧一眼就好了，這會兒為何變成做戲要做足？

見他們一臉蠢笨的樣子，周璿尹又要暴跳如雷了，「你們是不是太久沒有陪本王練身手了，連本王的話都聽不懂！」

「懂，做戲要做足。」三人異口同聲道。
周璿尹滿意地點點頭，「對，做戲要做足。」
「可是，難道主子不希望王妃早日回京，就可看清楚能夠嫁給王爺是多麼三生有幸？」周嶺最了解主子，想要改變主子的決定，就要看主子最在意什麼事。
周璿尹微皺著眉，倒忘了成國公這個人不太機靈，若是一直不開竅，難道他也跟著一直待在這兒受村姑的氣嗎？不過，也不能讓他們隨隨便便將人接回去啊。

「好吧，這事本王再想想。」無論如何，他要看著村姑回京。
三人同時鬆了一口氣，主子總算願意讓成國公府提早接到人，至於主子會如何對付成國公，他們只能默默為成國公祈福。

第二章 風風光光回家去

成國公楚鴻鳴跌跌撞撞地衝進暢春院，果然見到嬌滴滴的林姨娘正跪在老夫人前

面，心疼極了，可是，想上前將人扶起來，又擔心母親的怒氣更大。

「娘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楚鴻鳴討好地湊到老夫人身邊，拿起案桌上的茶盞遞到老夫人面前。

「今日回來得可真早。」老夫人不像往常一樣伸手接下茶盞，給大兒子面子，而是冷冷地瞥了林姨娘一眼。真是好手段，不到一刻鐘，就有奴才通風報信將人帶回來，難怪老大媳婦兒被她鬥得只能待在蘭馨院養病。

楚鴻鳴乾笑幾聲，將茶盞放回案桌上，「娘不是常誇晴娘乖巧聰明，若是哪兒做錯了或是處置不妥，您教導她就好了，何必生那麼大的氣？」

「是她自知理虧，跪下求饒，可不是我教她下跪。」老夫人過去看林姨娘滿意極了，乖巧聰明是其一，與定國公府扯得上關係是其二，可是這一次，她竟使成國公府淪為京中權貴夫人之間的笑柄，只因她不願意派像樣的馬車去岐縣接寧丫頭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老夫人不悅地皺眉，「難道你沒發現寧丫頭至今還未回來嗎？」

「不是已經派人去接了嗎？」楚鴻鳴的心思全擺在外面，而府裡的事就交給林姨娘打點，有要緊的事，她自然會告訴他。

「是啊，派出府裡最破爛的馬車，將差事交給粗使婆子，結果如何？馬車一出通州，不是車輪脫落，就是馬兒病了、驚了，如今快一個月，不但沒接到人，還鬧得京裡的貴夫人都在議論此事，說你不喜歡嫡女，不願意嫡女高嫁英親王，才會用如此拙劣的手段阻止嫡女回京。」

楚鴻鳴的臉色越來越難看，責備地看著林姨娘，不過是派人去接寧丫頭回來，怎能鬧到他的面子全沒了？

「你還看不出來嗎？這絕對不是巧合。」

楚鴻鳴細細一想，試探地道：「娘的意思是有人不滿意晴娘派去接寧丫頭的人？」

「寧丫頭要嫁英親王，怠慢寧丫頭不就等於怠慢英親王，按著英親王蠻橫霸道的性子，他可以容忍嗎？」老夫人忍不住又白了林姨娘一眼，沒見識的女人！

「我聽說，英親王很可能拒絕這門親事。」楚鴻鳴至今未得到當上英親王岳父的好處，原因很簡單，沒有人相信英親王會順利結成這門親事，他當然感覺不到那位在岐縣的女兒有何重要。

「你真糊塗，英親王再任性妄為，也不敢公然反抗聖旨。」老夫人真是恨鐵不成剛，這個兒子若是有點出息，成國公府也不會沒落到二流權貴都算不上，如今還能撐住門面，那是因為她擅於經營，手上有不少良田鋪子。

楚鴻鳴一噎。對哦，他聽了不少關於英親王的惡行惡狀，獨缺反抗皇上這一項，甚至英親王往往是第一個跳出來支持皇上的人，譬如三年前皇上大膽用年輕武將領兵攻打南楚，朝中老臣都反對，唯獨英親王站在皇上那一邊。

「你讓驍哥兒去接寧丫頭回來，他們是兄妹，正好可以藉此機會拉近關係。」老夫人可以說是成國公府目光調適得最快的人。以前楚意寧是短命鬼，如今是未來的英親王王妃，除了太后，後宮的女人都要拉攏她。

「驍哥兒要讀書，國子監那兒不好請假。」楚鴻鳴最看重兒子，尤其是嫡子，想要擦亮成國公府的匾額就靠他了。

「別忘了，皇后娘娘的百花宴就在下個月，寧丫頭已經賜婚英親王，皇后娘娘理當召見寧丫頭，若是見不到寧丫頭，說不定皇上會以為成國公府不滿意這門親事。」

「我讓嚴總管親自跑一趟。」

老夫人對他的安排顯然不滿意，不過，倒沒反對。他如何想，她豈會不明白？這關係著面子，派人悄悄將人接回來就好了，大張旗鼓上岐縣迎人，不是打他的臉嗎？再說了，也不清楚寧丫頭的模樣，若是沒見識的村姑，教人見了，多難看啊。

「林姨娘先回去吧，我還有細節與國公爺商議。」如今老夫人最擔心的就是楚意寧的教養問題，雖然有老大媳婦的人在身邊侍候，不至於目不識丁，不過，肯定是不懂規矩的野丫頭，成親之前不好好調教，將來順利嫁去英親王府，只會添麻煩，英親王若因此遷怒成國公府，那就得不償失了。

林姨娘顫巍地起身，可憐兮兮地行禮告退，臨去之前，還瞥了成國公一眼，成國公終究心軟了，安慰地回視她一眼，示意今晚會去她那兒。

林姨娘安心地翩然離去，出了暢春院，原本還嬌柔的面孔瞬間轉為陰沉。她太粗心了，竟然忘了英親王有多麼蠻橫難纏。

林姨娘剛回到晴芳院，早已等得不耐煩的楚意歆心急地撲上前，「娘親還好嗎？」自小受寵的她絲毫不在乎嫡母的存在，往往直接稱生母為娘。

林姨娘安撫地拍了拍女兒的手，「沒事了。」

「祖母惱上娘親了嗎？」如今成國公府是林姨娘管家，楚意歆就是不出房間，也可以知道府裡大大小小的事。

「這是我的失算，我不樂意那個丫頭風風光光地回來，沒想到卻弄巧成拙。」

楚意歆懊惱地道：「這門親事為何如此巧合地落在她頭上？真是太便宜她了！」

「妳爹要派嚴總管去岐縣接人，算是給她面子了，不過妳放心，妳爹不可能為她開成國公府的大門。」雖然不是祕密，但是國公爺也不願意大剌剌地告訴眾人——他一直將嫡女關在鄉下，當然要悄然無聲地將人接回來。要不，讓楚家嫡長子去接人不是更好，何必派嚴總管？當然，嚴總管機靈能幹，一定知道如何讓那個丫頭安靜無聲地回來。

「我只擔心她生得太蠢笨了，影響我的親事。」

「妳別擔心，妳爹已經看上一門好親事，說不定過些日子就有好消息。」

「我就是嫁入高門，也得不到皇上賜婚。」楚意歆不服氣地噘嘴。皇上為何突然記起那個村姑呢？除了皇子，她不可能比那個村姑嫁得更好，可是，即便是皇子的側妃，也只能是嫡女，庶女想嫁入皇家並不容易。

「皇上賜婚又如何？這也要她有那個命享受啊。」林姨娘惡毒地冷冷一笑，「英親王性情殘暴，手上沾滿的血可以染紅江河，那個丫頭說不定嫁過去不到一年就被凌虐致死。」

楚意歆縮了一下脖子，「英親王真有那麼可怕嗎？」

「英親王不可怕，會死了兩任王妃嗎？」

雖然楚意寧悲慘的未來令她開心，不過，那終究不是眼前的事，「我只要想到那個村姑下個月能在百花宴上大出風頭，我就不甘心。」

「妳何必跟她計較那麼多？」林姨娘伸手戳了戳她的額頭，「既然知道她是村姑——沒見識又粗俗，她只會在百花宴上鬧笑話。」

「對哦，蠢笨至極的村姑還是別出風頭，只會鬧更多笑話。」楚意歆咯咯地笑了，好像她已經親眼見到楚意寧出糗的樣子。

楚意歆認定楚意寧是個粗俗沒見識的村姑，必然輕視之，不過，林姨娘也知道楚意寧的身分比她們高，「那個丫頭無論如何都是妳姊姊，妳在府裡多少給她留點面子，免得落人口舌，說妳沒規矩。」

「誰敢說我一句不是，發賣了就是。」楚意歆不以為然地道。

「因為這次的事，老夫人又開始過問府裡的事，以後還是收斂一點。」

楚意歆哼了一聲，顯然不當一回事。

「妳可記住了？」

楚意歆應了一聲，腦子卻想著要在百花宴之前，先在府裡辦個茶會，當著京中貴女的面給那個村姑難堪，讓她認清楚自個兒是什麼德性。

得知成國公府接人的馬車到了，周璿尹就準備隨時出發回京，可是，當周河再次出現在他面前時，卻不是因為楚意寧要啟程回京，而是她病了。

「她不是大夫嗎？」周璿尹看得出她是個有主意的，可是也沒料到她會在臨去之前鬧上這麼一齣……好吧，他很喜歡她的反擊，難道他們來接人，她就應該迫不及待收拾箱籠跟他們回去嗎？門兒都沒有！不錯，這個村姑有個性！

周河愣怔了下，「大夫就不會生病嗎？」

周嶺反應機靈，立馬明白主子的意思，「楚姑娘的病來得可真是巧。」

這會兒周河也反應過來了，「對哦，昨日一早還出門為人看病，怎麼今兒個就病了？」

周璿尹送上一個白眼，這個遲鈍的傢伙！

周河覺得好無辜，他又沒見過未來的王妃，哪知道她是個難纏的……糟糕，王爺已經是難侍候的主子了，再來一個不省心的王妃，這日子還過得下去嗎？

「你們認為她會病多久？」周璿尹興致勃勃地問。

周嶺感覺到自個兒的臉垮了下來，主子的口氣會不會太歡快了？為何他覺得很不妙？「我想應該病個兩日就好了吧。」

「兩日？」周璿尹顯然不滿意這個答案，既然要鬧，豈能不鬧大一點？重重拿起，輕輕放下，這不是很無趣嗎？

「成國公府的總管應該不會容許楚姑娘病得太久。」

周璿尹冷冷地挑起眉，「主子的事豈容奴才指手畫腳。」

「是，楚姑娘要病幾日就病幾日。」周嶺順著主子的意說著，覺得自己好像喝下

一碗苦不堪言的湯藥。

人人都說主子性情殘暴，這有失中肯，武將上了戰場，若不想雙手染上敵人的血，就等著自個兒的血漸漸流光，說白了，殘暴是一種生存手段。不過，若說主子任性妄為、蠻橫無禮，這絕對是事實，沒法子，誰教主子骨子裡就是一個沒長大的孩子，身分又尊貴，將折磨人視為樂趣毫不稀奇。

「她究竟會病幾日？」周璿尹對楚意寧真的很好奇。

「主子認為幾日？」周嶺覺得順著主子的意思方為上策。

想了想，周璿尹不屑地道：「終究是養在鄉下的村姑，沒有急匆匆地趕著回成國公府已經不簡單了，難道還能期望她多病幾日嗎？能夠撐個兩日，她當本王的王妃也算是有那麼一點像樣了。」

周嶺強忍著翻白眼的衝動，主子的結論不也一樣嗎？他突然生出一股惡趣味，真想看主子被未來王妃狠踩一腳的樣子，「楚姑娘會不會又教人大吃一驚？」

周璿尹冷哼了一聲，「村姑就是村姑，她能有多了不起的骨氣。」

「是是是，主子所言極是。」周嶺衷心期待未來的王妃能狠踩王爺一腳。

「馬屁精！」

周嶺好想嘆氣，若耍嘴皮子處處與主子作對，他豈不要淪為主子的人肉沙包？

「等著唄，不會超過兩日。」周璿尹肯定道。

好像一切盡在周璿尹掌控之中，可是過了五日，他的臉就垮下來了——

「她竟然病了五日！」周璿尹有一種被某人狠踩一腳的感覺。這個村姑真的很喜歡跟他過不去，病兩日就夠了，竟然搞到五日……

「楚姑娘好像還臥床不起的樣子。」周嶺小小聲地提醒。他此刻的心情很矛盾，想放聲大笑，主子也有大大失算的時候，可是，一想到皇上不知已經派了幾回密使催他們回去，他就只想嘆氣。

周璿尹惡狠狠地一瞪，「她是病上癮了嗎？」

「病不好，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。」主子真的有夠小氣，若一開始預言病上十日，這會兒主子一定誇未來的王妃識相。

「我們去瞧瞧。」

「嗄？」

周璿尹懊惱地踢了他一腳，「上房頂瞧瞧她究竟在搞什麼鬼。」

「……是，主子。」其實他想告訴王爺，老是夜探佳人不太好，可是，主子決定的事豈容反駁？還好主子身手很好，溜得夠快，要不，被逮個正著，那就丟臉了。

床上的人臉色蒼白，看起來病得很重，可是仔細一看，兩眼閃閃發亮，絕對沒有對外所言般病得昏昏沉沉。

「妳這個丫頭還要病幾日？」秦御醫真是傷透腦筋了。

「徒兒很擔心師傅，放心不下師傅，這病就好不了，如何是好？」楚意寧看起來又可憐又委屈。

秦御醫冷哼一聲，「別想博取我的同情，我說過了，我不想回京城。」

「我真的不放心師傅獨自留在此地。」師傅的性子過於耿直，很容易得罪人，要不，以他的醫術，流落至此時不會窮到有一頓沒一頓，後來還是靠她推銷，師傅的醫術才會在岐縣得到認可，接著傳到周邊的縣城，讓師傅的醫術能夠發揮。

「沒有妳，難道師傅就活不下去嗎？再說了，妳回到成國公府，也不可能跟著師傅，更不可能繼續一起行醫。」

是啊，先不管她的身分，單是女兒身，出個門都不容易，不過，她有個夢想——
「我一直想為師傅開一間醫館，讓眾人見識師傅的醫術。」

「傻孩子，何必呢？這無疑是跟梁淑妃公然對抗，師傅的命保不住就算了，只怕會將妳拖下水。」秦御醫的眼眶紅了，心暖了。雖然遭人逐出太醫署是極大的恥辱，但是得到一個聰穎又敬重愛護他的好徒兒，他真的沒有遺憾了。

「將來是不是三皇子繼位可不知道，梁淑妃也不見得可以一直如此風光。」雖然不在京城，但是經由師傅對宮中的描述，還有邸報透出來的信息，她總覺得當今皇上並非昏君，三皇子又不是極為聰明膽識過人之輩，選擇外戚強大的三皇子接位，這不是將周氏王朝送到外姓手中嗎？

秦御醫搖了搖頭，覺得她根本不知道強大的外戚對一位皇子有多重要，「皇后娘娘只有一女，四妃中唯獨淑妃和德妃生了皇子，而德妃的出身遠遠不及淑妃，三皇子繼位的可能性最大，這也正是皇后娘娘處處忍讓梁淑妃的主因。」

「師傅，我忍讓你，不見得是因為我怕你，有可能是為了降低你對我的敵意，但可以肯定一事——皇后娘娘是個聰明人。至於出身，在我看來，這反而是德妃娘娘最大的優點，外戚的勢力太大，絕非好事。」

「是啊，皇上不喜歡外戚的勢力太大，但是想登上那個位置，沒有外戚相助，也不太容易。」

這一點楚意寧倒無法否認，外戚往往是皇子成為九五至尊最重要的助力，除非皇上握有另外一股足以對抗的勢力，而這股勢力可以順利交給皇上看重的皇子。

「師傅還是先跟我去京城吧，我已經讓陳雲川在京城置辦宅子，師傅不便在京城為人治病，可以去城外行醫，待我嫁進英親王府，再接師傅去我的陪嫁莊子，在那兒，我就可以照顧師傅，再尋機會為師傅開醫館。」

「再說吧。」

楚意寧微微挑起眉，「師傅是擔心我嫁不成英親王嗎？」

秦御醫略一思忖道：「雖然師傅在太醫署的時候未曾有機會見英親王，可是關於他性情殘暴的傳聞，只怕是言過其實。」

楚意寧第一次對未來的夫君來了興致，「師傅是說，有人刻意將他的名聲搞臭？」

「師傅不確定是否有人在後面操縱此事，不過，皇上很疼愛英親王，甚至將他一手栽培的大周最強大兵力的鐵騎軍交給英親王，難免使英親王更為惹眼，據說上個月英親王還遭人暗算，傷得極重。」

楚意寧雙肩垮了下來，「我究竟得罪誰，皇上為何賜婚賜到我頭上？」

秦御醫還真是傻了，一般人來看，委屈的人應該是英親王，可是這個丫頭卻覺得

倒楣透了……好吧，他這個徒兒就是與眾不同，志氣比天高，生性瀟灑不喜歡拘束，對她而言，若非自願，就是嫁皇帝也委屈。

某位偷聽者的俊顏此時扭曲變形，這個村姑真的有氣死他的本領！

楚意寧唇角抽動了一下，「難道師傅覺得委屈的人是英親王嗎？」

「師傅當然覺得英親王能娶到妳，可以說是他三生有幸。」

「這是當然，就怕他不識貨。」

「皇家人自視高人一等，可是師傅相信不久之後，他就會明白了。」

楚意寧開心地笑了，果然是師傅，總要站在徒兒這一邊。

秦御醫起身準備離開，「妳的病何時會好？」

「我的身子還很虛弱，再養個十日也不為過。」

「妳這丫頭也別鬧得太過頭了，套一句妳的話——將人得罪死了，就是將自個兒的路堵死，何苦呢？前進一步是懸崖，但是退一步，也許是海闊天空。」秦御醫見她瞬間驚了，一笑，轉身走出去，侍立一旁的方嬪嬪緊跟在後。

某位偷聽者的劍眉忍不住上揚，這位村姑竟能說出如此有智慧的言語！好吧，雖然聽見她對皇位繼承人的見解，已經令他大為驚奇，但是這會兒他更是要說，他還是太小看她了，她的見識不見得輸給男子，當然，這不能否認她真的很令人生氣！

守在外頭的嚴總管一見到秦御醫出來，急忙上前詢問：「小姐如何了？休養了幾日，應該好了吧。」

秦御醫不願意順著楚意寧的意思，但也不想扯她後腿，只好折衷道：「小姐平日很少生病，一生病，往往要多養上幾日。」

嚴總管驚愕地瞪大眼睛，「我們趕著回京。」

「若是你執意小姐這會兒定要起程回京，也無妨，可是，別怪老夫沒有事先警告你，半路上若折騰出什麼更大的毛病，這就是你的錯。」

嚴總管張著嘴巴，可是一句話也擠不出來。

「老夫告辭了。」秦御醫行禮走人。

「嚴總管，小姐也不想延誤回京的時日，若是嚴總管不怕小姐剛剛轉好的病情又惡化了，小姐也願意明日一早跟嚴總管起程回京。」方嬪嬪連忙上前釋放善意。嚴總管苦哈哈地垮了一張臉，這會兒他還能催嗎？這位再也不是那位被遺棄的國公府小姐，而是將來的英親王王妃，就是國公爺也不敢在她面前張狂。

房裡，思兒忍不住問：「小姐還要養多久的病？」

「養到我高興為止啊。」楚意寧不以為然地撇了撇嘴，「將我丟在這兒十幾年了，說要接我回去，我就應該毫無意見的回去嗎？」

「他們確實很可惡，可是，小姐終究要回去，鬧得不愉快對小姐不好。」

楚意寧戲謔地揚起眉，「方嬪嬪教妳當說客嗎？」

「不是，嬪嬪只是為我解說利害得失。若不是皇上賜婚，國公爺甚至可以隨意將小姐嫁人，再說了，小姐可以不考慮唯一的同胞哥哥，卻不能不管國公夫人。」半晌，楚意寧心不甘情不願地道：「知道了，待陳雲川他們送消息回來，我們就

出發，至於師傅，就等英親王休了我再說吧。」

某位偷聽者差一點從屋頂上滾下來，休了她！很好，真有本事，一次又一次教他「大開眼界」……這一次應該輪到他教她「大開眼界」了，要不，她一直搞不清楚將要嫁得是何方神聖。

雖然她不是出生不久就被遺棄的原主，她對成國公府沒有任何期待，可是，她總想為原主出一口氣，若能被風風光光地接回成國公府，當然更令人滿意，不過，也用不著搞得如此盛大吧！這位傳說中性情殘暴的英親王有必要以這種方式現身嗎？這是想懲罰她第一次沒有認出他是了不起的英親王嗎？這豈能怪她？如今的邸報又不像現代報紙會附上照片，她如何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英親王！

「二姑娘，這樣不妥吧。」嚴總管低聲在楚意寧身側道。若是真的讓英親王護送二姑娘回京，成國公府就要開大門迎接，這些年二姑娘一直被養在鄉下一事勢必會鬧開來——雖說這事在京城權貴圈子並非祕密，但是鬧得人盡皆知，那又是另一回事。

楚意寧唇角一抽，「你覺得不妥，你去告訴那位王爺啊。」這位總管真當她是無知的村姑嗎？以為她不知道他在擔心什麼嗎？人啊，還是少做缺德事，免得有一日為此付上慘痛的代價。

嚴總管一看到倨傲地高坐在馬背上的周璿尹，兩條腿就軟了。這位王爺惡名昭彰，單聽見他的事跡就令人膽顫心驚，哪敢上前跟他說話？

瞥了嚴總管一眼，楚意寧不懷好意地接著道：「從這兒到京城大約五日，試問，有誰不喜歡舒舒服服，而是一路顛簸進京？若是嚴總管，想必也會選擇坐英親王府的馬車吧。」

英親王府的馬車是宮裡特別訂做的，除了御輦，就是皇子府的馬車都不見得比得上，更別說三流權貴成國公府用的了。嚴總管再無辜、再委屈，也只敢腹誹，不敢說出口，「這已經是府裡最好的馬車了。」

楚意寧幸災樂禍地揚起眉，「此次來接我回府的若是父親或哥哥，英親王應該不會說要護送我回京吧。」

嚴總管真是欲哭無淚，若是國公爺知道會發生今日的意外，就是丟臉，也會親自來接二姑娘。

周嶺接到周璿尹遞來的目光，再一次上前恭請，「楚姑娘，請上馬車。」

「我要在下一個城鎮上街逛逛。」楚意寧很理直氣壯地提出請求。

周嶺愣怔了下，連忙轉身回到周璿尹的坐騎旁邊，轉達楚意寧的要求。

聞言，周璿尹眉毛挑了挑，終究點了點頭，卻又忍不住在心裡腹誹：我這個未過門的王妃是不是太沒有將我放在眼裡了？好吧，村姑一個，根本不知道我的權勢有多大，待回到京城，妳就會認清楚，再也不敢如此怠慢我。

念頭一轉，周璿尹頓時變得志得意滿，盼著回到京城後，楚意寧反過來巴結奉承他。

沒想到美好的畫面還未實現，他卻先嚐到跟在楚意寧身後打轉的滋味。

楚意寧去了一家又一家的藥鋪和販賣茶葉的鋪子。

早在岐縣縣城，她就知道這個時代藥茶的方子很少，因此她藉著自己所知道的藥茶方子與藥鋪合作掙銀子，而藥鋪願意合作是因為她會醫術，加上她推出來的藥茶很得夫人小姐的喜愛，畢竟藥茶在岐縣縣城漸漸被推廣開來。可惜她無法用同樣的方法在京城販售藥茶，因為連讓府裡的人知道她懂醫術都不妥了，更別說公然行醫，不過，這世上的事很難說，先了解狀況，將來有機會時，就可以用得上了。至於賣花茶的鋪子，相對容易多了，可是，在京城開一間鋪子不容易，還不能教人知道與她有關。

「妳想賣藥茶？」周璿尹實在無法忍受被人漠視的滋味，只好主動上前搭話。

楚意寧側頭看了他一眼，「王爺知道藥茶？」

周璿尹驕傲地抬起下巴，「本王豈有不知道的事！」

「了不起，不過，王爺對藥茶知道多少？」

張著嘴巴，半晌，周璿尹一句話也答不出來。

「顧名思義，藥茶既是藥，也是茶。」

周璿尹的臉綠了，「妳當本王不知道藥茶既是藥也是茶嗎？」

「可是，王爺剛剛說不出來啊。」楚意寧很不給面子，沒法子，這位王爺看起來就是一副很欠扁的樣子，「藥茶，有單味的，還有複方；有用於治療疾病，又有養生保健、延年益壽的。」

被人下面子，周璿尹真的很想撲過去咬人。

「天下之大，豈是一眼就可以收入眼底？若什麼都知道，非人，乃神仙也。」

先給他難堪，再安慰他，她當他是個孩子嗎！不過，為何他挺受用的？剛剛明明很想撲過去咬她，這會兒看著她竟有一種說不出的寧靜祥和。

「王爺難道沒聽過術業有專攻嗎？我可以一口氣說上數百種藥材，可是若教我上戰場，在敵人喊殺之前，我已經直接趴在地上裝死。」這位王爺傲嬌了點，但卻是一個保家衛國的英雄，而她一向敬重英雄。

「沒出息！」

「不會打仗，卻搶著衝鋒陷陣，這不是有出息，而是不長腦子。」

「妳是誇自個兒有腦子嗎？」

「難道王爺不同意嗎？」若她不長腦子，他肯定懶得跟她多費口舌。

「……本王對妳只有一個想法——村姑一個！」不過，她絕對是天下最特別的村姑——容貌比花兒還嬌豔、見識如同朝堂上的大臣，氣勢媲美養在宮裡的公主……她真的自幼養在鄉下嗎？

楚意寧一笑置之，村姑又如何？難道她就不是她嗎？

見她不為所動，周璿尹感覺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教人真是火大，忍不住想再給她狠狠踩一腳，「說妳是村姑，是本王抬舉妳，知道嗎？」

楚意寧不當一回事地點點頭，接著，好像看見什麼似地兩眼一亮，嚥了口口水，話題便轉開了，「王爺要吃芙蓉糕嗎？」

「嗄？」

「肚子餓了，想吃芙蓉糕。」話落，深知她的思兒已經買來芙蓉糕了。

周璿尹深信自個兒絕對會死在她手上，氣死的！到時關於他剋死妻子的冤屈終於能被洗刷了，可是他的怒氣還來不及發作，香味四溢的芙蓉糕就已送到他面前。

「吃吧。」楚意寧甜甜一笑，彷彿在哄孩子。

「……這個村姑真是該死，為何笑起來如此勾人魂魄？

「吃啊。」

周璿尹覺得自個兒一定瘋了，不但伸手接下來，還吃得津津有味。

周嶺見了兩眼暴凸，主子從不吃外頭這些來路不明的東西，更別說還沒驗毒。

「好吃嗎？」

「……這哪比得上本王的廚子？」

「聽過人比人，氣死人嗎？無論何種食物，進了嘴巴，好好享受食物的美味就對了，何必比來比去呢？」

他想反駁，可是……她的口吻聽起來雖怪裡怪氣，不過細細品味，還真有道理。

「人啊，別太計較了，要不，日子只會越過越糟……糖耳朵！」嘴一饞，楚意寧眼中只看見食物，其他的全拋到腦後，包括某位傲嬌的王爺。

可想而知，這位王爺又想咬人了，不過最後，卻不知不覺吃下一堆他視為來路不明的東西。

今日天未亮，成國公府上下都動了起來，打開中門，就為了迎接十幾年未歸的二姑娘楚意寧……不，他們真正要迎接的是英親王周璿尹——大周名聲最糟糕、最難纏，卻是連皇上都忍讓三分的極尊極貴之人。除了老夫人、臥病在床的國公夫人，以及在國子監讀書的楚驥外，國公府楚家三房全員到齊，人人滿懷期待又戒慎恐懼，沒想到有生之年可以見到成國公府如此風光的一刻，不過，這位英親王會不會瞧誰不順眼，一掌就劈過來？

「我們為何要站在這兒迎接那個村姑？」楚意歆原想裝病不出來，可是林姨娘不許，再想想能第一時間見到村姑的蠢相，令人愉悅，就順從了，不過等了快半個時辰，還沒見到人，她火氣就衝上來了。

「別胡說！」林姨娘扯了一下楚意歆的手，又趕緊望向成國公——此時他滿腹心思皆在前方的胡同，不由得鬆了一口氣。

「娘親……」

「安靜，別忘了妳也是國公爺的女兒。」林姨娘能夠深得成國公歡心，主要是知道輕重，懂得分寸。楚意寧即便是見不得人的村姑，也是成國公的女兒，當眾詆毀她，這等於是打成國公的臉，且歆兒雖是庶出，卻最為受寵，其他兩房姑娘始終不平，不時睜大眼睛等著看她笑話，她們絕對要小心為上。

楚意歆百般不願地噘嘴，可是也不敢再多說一句。

這時，門外響起了騷動聲，顯然是期待已久的車隊出現了。

楚鴻鳴此時的心情很複雜，為了這個自幼扔在鄉下的女兒大開中門，就好像當眾

搨他的臉，不過見到騎在最前面的周璿尹，他興奮又膽怯……除了皇上，大周最有權力的人莫過於眼前這位親王了，而此人將成為他的女婿，他能不開心嗎？可是，英親王的脾氣壞透了，皇上都不當一回事了，豈會看重他這個岳父？

周璿尹的坐騎直至楚鴻鳴面前方才停住，而他顯然沒有下馬的意思，搶在楚鴻鳴率眾行禮之前舉手道：「不必多禮，本王只是護送楚二姑娘回府。」

「……是，王爺。」楚鴻鳴一臉尷尬，後面正準備下跪的眾人更是尷尬極了。

周璿尹策馬退到一旁，嚴總管匆匆上前向楚鴻鳴行禮，便喚人在第一輛馬車擺車蹬子，恭敬地請楚意寧下馬車。

楚鴻鳴見了忍不住皺眉，不過他的心思很快就跟著眾人轉向馬車。

待坐在第二輛馬車的方嬪嬪和采兒走過來，侍立兩旁，馬車的車門簾才有動靜，有人跳下來，眾人才剛剛伸長脖子，就見此人小心翼翼侍候後面的人下馬車，瞬間，眾人的心彷彿被提到空中，有人盼著她是蠢笨的村姑，有人盼著她是粗魯的野丫頭，有人盼著她至少相貌過得去……總之，沒有人想過她貌若天仙，更別說氣質猶如京中貴女。

這位真的是養在鄉下的二姑娘嗎？

楚意寧隨著嚴總管來到楚鴻鳴面前，淡然行禮道：「女兒見過父親。」

怔了半晌，楚鴻鳴終於反應過來，「先進去吧。」

點頭應允，楚意寧轉身對周璿尹道：「民女多謝王爺一路護送。」

「明日本王會讓江嬪嬪過來見妳，將來有事妳都可以找她，她應付不來，還有本王。」周璿尹說得很輕巧，可是落在眾人耳中，彷彿是一種警告——若有人敢欺負本王未過門的妻子，你們就死定了！

「民女記住了。」經過這幾日的相處，楚意寧越看周璿尹越覺得可愛，看似傲嬌，內心卻是沒長大的孩子，也因此待人涇渭分明，看你是好人，就對你好，看你是壞人，就對你不好——若是讓成國府的人知道，英親王已經將他們歸入壞人一類，他們應該不會費心地在這兒裝模作樣了吧。

「還有，本王最討厭笨蛋。」

這句話有何含意？眾人一致相信，英親王是在警告他們要當聰明人，別讓他討厭他們，要不然，他們死定了！

「民女記住了。」楚意寧唇角微微上揚。

想來，未來在成國公府的日子也不至於太難過吧……